

宣 傳 影 印 大 藏 經 日 記

張 慈 惠

中華佛
教文化館發

起影印大藏經，真是我們佛教徒無上的光榮。

爲了讓廣大的佛教徒都能知道這件神聖的事業，並能一致的重視和支持，所以組織環島宣傳團。南亭老法師親任團長，星雲法師負責領隊，鳳山的煮雲法師負責連絡，澎湖的廣慈法師負責財務，並且有我們宜蘭念佛會弘法隊覺尊，覺慈，覺航，慈蓮，慈範，慈慈，慈蓉等七八位蓮友任團員，負責宣傳。

自從南老法師九月十七日光臨到宜蘭，很多的蓮友們就發起請藏供養。他們一團十幾個人，在老法師領導下十八日到羅東，十九日到花蓮，我因爲公務不能請假太久的關係，所以未曾隨法師們到東部去宣傳佈教，但當廿七日宣傳團抵達屏東的時候，我就請了兩星期的事假和覺慈，慈珍，慈玉諸蓮友，乘了夜快車趕去屏東。

所以，宣傳團的諸法師及諸蓮友，在東臺灣的花蓮，光復，瑞穗，玉里，富里，東里，關山，臺東等地佈教的情形，我因無緣參加，無從記述，現在我的日記，只能從屏東記起。

九 月 二 十 八 日

不知怎麼的，這幾天的日子過得像是特別的漫長，自從南老法師

和星雲師父等，離開宜蘭環島宣傳大藏經去了以後，我人雖然坐在辦公室中，坐在打字機旁，可是我的心兒早就跟着他們去環島宣傳影印大藏經了。

前兩天，接到師父的來信，告訴我們抵達屏東的日程，我和慈珍等就準備這次意外的南行。

從宜蘭乘了兩點半的快車，到臺北的時候才五點鐘，我們看看親友，十時半的夜快車，我們踏上南下的旅程。

晚風輕輕的掠過，帶來了寒意，秋天，對於旅行者是最適宜的季節。從火車的窗簾外望，一輪明月高掛在蔚藍的天空，星星有意無意的在閃爍，這詩情畫意的秋夜，雖然看不清陌生的南部的村莊，田野，但美麗的月夜，仍是令人陶醉喜愛的，尤其是在顛簸疲勞的旅途。一夜都未能合眼，只是在持誦着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但又妄想紛飛，總想到明天早晨就可以拜見到南老法師，煮法師，廣法師，師父和諸蓮友了。

九 月 二 十 九 日

當紅日高照時，我們到了高雄，再轉乘火車去屏東，下車後，坐三輪車到達東山寺的時候，我的心跳起來了。法師們現在做什麼？天真活潑的慈蓮，慈慈，慈蓉，慈範諸師姊，一定會爭着告訴我別後的情形……

情形……

可是，一切都是意外，聽東山寺的住衆說，老法師和師父等今天爲宣傳大藏經的事，都分赴里港，潮州，五溝水等地去了。我們沒有停留，轉首就去潮州，潮州有一個佛教佈教所，我們到的時候，據說宣傳團很多人只停留片刻就去五溝水映泉寺了，經過二次的捕空，略感失望，但更提高追尋他們的勇氣。

經過半點鐘的車行，我們到了五溝水，這陌生的地方帶給我們很多新奇的感覺，這裡居民的裝飾，老的少的，都保持古代的傳統，婦女們一律是黑色的長褲，青色的短褂，老太太們在袖口還加上一條黑邊，年古的就綉上各色不同的花。最奇異的就是在這裡很少看到男人，無論是在街上挑東西做生意的，或是在田裏工作的，全都是女人，好像這裡社會的生活，一切都是以女人爲中心。

到映泉寺的時候，我們只見到老法師和覺慈蓮友等，又是很意外的聽說老法師在屏東訪客，煮法師去里港，師父去鳳山，慈蓮慈蓉去四重溪。

想到老法師他們爲法辛勞，爲了宣傳大藏經，晚上要佈教，白天還要各處去訪問，我敬佩，我又慚愧。

映泉寺是一個很整齊很肅靜的佛寺，寺中住有十幾位帶髮修行的

女居士，他們模樣都好，可惜愛寺院重於愛佛理。寺中爲什麼沒有佛書和佛教雜誌呢？

六點半回到東山寺，拜見老法師和師父以後，就忙着吃飯佈教，因爲昨天一夜未眠，今天又跑了一天，慈珍偷偷的說，她感到地有點跳動了。雖然如此，我們毫無困倦的參加了佈教的行列。

佈教開始，先是開放錄音機，播唱佛教的歌曲，就由慈蓮教唱「信佛歌」，慈範做「紙戲」，慈蓉，慈慈，慈珍演講，慈蓮再獨唱「西方」，慈範獨唱「弘法者之歌」。通俗佈教的方式以後，就由屏東支會理事長圓融尼師介紹諸位法師，先由團長南老法師開示，廣慈法師講影印大藏經的意義，再由林覺尊居士放映佛教幻燈影片「貧女的一燈」，「佛教是什麼」，直到十點半才結束。

東山寺的房屋很多，住衆五六百人，全是尼師，早晚五堂功課，修行很認真，寺前花草樹木，涼亭水池，環境像是公園一般的幽美，晚上佈教的聽衆很多，約有千餘人，可是，聽覺居士說，在東部佈教，往往都有三五千的聽衆呢。

九 月 三 十 日

正是夜裏四點鐘吧，寺裏的鐘聲喚醒了沉迷在夢鄉裏的我們，大家都一骨碌爬起來，參加了他們的

早課。

因為適逢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日中午，早課先唱寶鼎讚，那鐘聲，那梵音，洗淨了我們污穢的身心，我忘記了一切，像枷鎖得到了脫解，像飄逸在一個清淨自由的境界裏。

上午星雲師父口中的皮破得吃飯都不便，他還忍耐着和覺愍居士到屏東監獄去說法，圓融尼師準備了數百隻月餅贈送那些受難的犯人，財法二施，他們一定會感到佛法恩情的浩蕩，自願回頭是岸，出獄後重新做個好人。我深深地為他們祝福。

下午，四點半鐘，宣傳團一行乘了汽油車告別屏東抵達鳳山。鳳山佛教蓮社社長煮雲法師，他是宣傳團負責連絡的人，宣傳團到屏東時，他就先一日回鳳山準備歡迎。

數百鳳山的蓮友手執小旗，列隊在火車站前，樂隊爆竹的聲音響起，獻花攝影的節目以後，好幾輛的小汽車還要我們繞街一週，像是迎神賽會的行列，從樓上店門口，都有不斷的歡迎炮聲響起，四十分鐘才到蓮社。

晚間蓮社在中山堂開晚會歡迎並勞軍，節目還算精彩，其中「重見光明」五幕話劇，最為動人，劇中主角張玉梅，玉蘭姊妹可憐的遭遇，以及信佛的虔誠，菩薩的感應，我流下了眼淚。

十月一日

走馬燈似的生活，使我們忘記了流水似的光陰，不知十月一日時鐘

撥慢一點，所以六點半就起床，準備往旗山。

直待到八點四十分才乘車，到達旗山已十點四十分，又換吉普車經美濃來到竹頭角朝元寺，時已正午，三四點鐘之久的汽車，象之坎坷不平的道路，實感身疲力倦。

雄立於半山上的朝元寺，雖非一般大叢林可比，但其建築堪稱巍巋堂皇，在交通不便的山林裏，佛教能有如此的建築，其克服困難的精神和苦心，真令人敬仰。

開山能淨老和尚，主持善定，慧定師，對我們之到來極表歡迎，開汽水，打臉水，準備午餐忙個不休。用過午飯我們到客房去休息，設備雖簡，但更襯出它的高雅，它的清淨幽美，使我們眷戀不忍離去。

能淨老和尚六十多歲的高齡，他是高雄縣佛教支會理事長，聽說在我們還沒到之前，他就和善定，慧定師奔走各地，勸人訂購大藏經了。

為了弘法佈教我們不得不回來，三點半動身，抵達鳳山已萬家燈火了。

晚上佈教設在清樂戲院，聽衆擠得滿滿，慈範們佈教的言詞和態度，使我很欽佩，經過東部，她們的講演更有進步。晚上老法師和師父的講話，我翻譯得沒如理想，覺得很慚愧。

十月二日

吃過早飯，為了感激鳳山蓮友們對我們的歡迎招待，我們由老法師領導，煮法師帶路，九點半開始

家庭訪問，走了十多家，有三分之二的蓮友是開藥店的，這與佛菩薩救渡衆生的悲願，不謀而合。

四點半高雄派三部轎車來接，十多分鐘抵達高雄佛教會，兩排整齊歡迎的行列，雖然是歡迎老法師和法師們的光臨，但我們走過時，竟使我羞慚地低下頭來。

映入眼簾的是教堂的初部工程，及教友們熱心服務，他們殷勤的招待，他們的融和，令人感到這裡是有青春蓬勃的朝氣，他們的親切，使我們如同歸家一樣。

晚上佈教時照例由老法師開示，師父講解影印藏經的意義，聽衆和鳳山差不多，但秩序很好，十點半結束後，在圖書室內開座談會，講解預約辦法，眼看老法師講演時的熱情，更感覺到這次偉大神聖的宣傳任務。

十月三日

我本來沒記日記，利用上午休息的時間，把幾天來的日記補記起來。

午睡醒來，離出發時間已近，迅速的起來趕往佛教會，諸位法師早就整裝待發，師父對我們遲來很高興，並教我們在團體中一切動作都需迅速敏捷，我很高興師父一改過去客氣態度，而能以嚴詞教訓，正是我們所希望的。

小汽車把我們帶到龍泉寺，龍泉寺是高雄佛教有名的梵刹，由於設備比較完善，遊客很多，住持隆道和尚，是市支會的理事長，他很熱心的招待，倒茶端水

，都是親自來，晚飯豐盛合乎口味的菜，我們非常感激。

晚上佈教設在文武廟前的廣場上，那是座初完成的建築物，聽說花了一百多萬，但不廣潤，我想，假若用一百多萬來建一個佛教講堂，那該是多麼好。

今晚的聽衆很多，所教的「佛教目的，教人真理」的歌曲都很肯學唱。

老法師今晚精神特別好，滔滔不絕的講了一點鐘，藏經的意義，佛教的偉大，聽衆聽了都很感動。幻燈片選映「獨生獨死」，此片雖不十分適合佈教，但對生活在繁華都市的人們，是最好的教育片，一定會啓醒他們紙醉金迷的夢。

十月四日

經過師父的教誨，大家的動作都很敏捷，很早起來，吃飯在諸大法師沒到前，我們已把飯盛好，端坐而待。

早上承天香味齋工廠的招待去參觀，那是個擁有三甲多地的工廠，工人之多自不必說，就是每天產量亦在八百公斤以上，銷路之廣，遠至韓國，南洋等地。廠主是位虔誠的佛教徒，在廠內供有佛像，並且素食多年，最令人感動的是一隻老綿羊，那是廠主從獅頭山要回高雄的途中，以六百元將其從宰殺人的手中買回來的，在廠裏無論牠希望吃什麼咬什麼，一切人都不干涉。由於廠主的慈悲心腸，這隻羊過得是如富家少爺似的生活，我們感到牠的幸福，更感激佛陀慈悲教訓。

下午我們遊春秋御閣，直立於湖中的兩座樓閣，吸引了不少的遊人，我們攝影後，到三點多鐘又轉到慶元寺，當家師聽了我們的話以後，也預約一部大藏經，算沒辜負此行。

五點多鐘到西子灣海水浴場，排在眼前的風景又是一幅美麗的自然圖畫，那白浪滔滔的海水，那飄蕩着的船隻，我想到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的古句，更想到師父，想到這幅美麗的自然圖畫，若能在師父筆下，它該是多麼生動，多麼令人陶醉啊！因為師父的寫作是佛教界的擁有廣大讀者的。

在浴場旁邊，立有一塊石碑，上刻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洪名，聽說往年此地被海水溺死的每年總在十多人之上，但今年自供奉阿彌陀佛石碑以後，竟破例沒有一人溺死，甚至有個小孩子掉下海半個鐘頭後，仍能救活，使人深感佛法的廣大無邊，只因浴場主人信佛，慈光就普及一切遊人。

六點半在福亨寺用過晚餐，未到大港埔佈教，聽衆也很多，但因場面大小，聽衆很擠。

九點鐘，林覺尊居士放映幻燈，我們沒有事了，因此我就與慈範，慈蓉告假去看愛河的夜景，後來在街上因購鞋耽誤了時間，回龍泉寺的路上，我們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恨不得一下子跑到龍泉寺，在車上我們稱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願能早到達。

回到寺裏，他們還沒有睡，我們笑了，也安心了。

十月五日

十一點鐘三部小轎車，帶着我們，只聽說有人請吃飯，就糊糊塗塗地被帶到高雄郊外的小寺裏來——義永寺。

義永寺是個不大的佛寺，一個穿黑色旗袍白高跟鞋像是有錢人大大模樣的居士，東奔西跑地周旋在賓客中，一會兒講東，一下子說西地忙個不停，使人意識到她是個很能幹的人，她就是今天請吃飯的主人，義永寺的新當家阿好姑。

菜雖粗簡，但心像是誠懇的，直到三點半才乘車回到龍泉寺，因六點鐘要下船去澎湖，所以大家忙碌起來了，整理箱子，吃點心，我覺得有點緊張，五點鐘我們肅立在龍泉寺的三寶殿中，向佛祈禱，保佑一行人能安抵澎湖。

五點四十分恒春輪吐着黑霧離開了高雄二號碼頭，佛教堂送行的蓮友，依依難捨地揮着手，眼對人生的愛別離苦，我感到黯然心酸。

小輪船（在臺澎海線上算是最的）帶着一百多的旅客，行駛在廣大無邊的海洋中，經過險要聞名的臺灣海峽，要作十多小時的航程，實在有點寒心！

強冷的海風吹打着人面，許多人貪戀甲板上的新鮮空氣，緊縮坐一堆，不肯回到悶熱的船艙中，師父，煮大法師，慈蓉，林居士，慈範和我圍坐在草蓆上，高唱弘法者

之歌，時候久了，海浪大起來，兼之寒氣侵人，只得回到房間裡，實在是佛菩薩的庇佑，本來買不到的船票而勉強買了最壞的站票，結果由於港務局姜、楊二居士對船長說明，把全船職員的寢室讓給我們，那是全船最佳的位置，就是上等票也需在底下，我們一大批人員在此船上得的位置算是最舒服了。

十月六日

一覺醒來，東方已經發白，而船也靠到澎湖碼頭了，看到這塊位於海洋中的小島，我的心鬆下來了，一夜平靜地過去，本來最會暈車的我，最初對坐船實在不敢嘗試，但是在偉大慈悲的佛菩薩的庇護下，我畢竟到了澎湖。

澎湖佛教支會的理事長是廣慈法師，到這裡一切都令人滿意，尤其那些男女居士見到我們好像一家人一樣，使我們沒有一點生疏的感覺，我們下宿於觀音亭，大家因整夜暈船不得安寧，所以一倒便呼呼入睡。

晚上佈教設於北極殿前，搭了好像戲臺一樣，他們真費了心。

十月七日

早飯後一輛大汽車帶着我們冒着大風向通樑大榕樹出發。沿路無論是房屋，田地，都綜黃一色，又風沙滿飛，無異是電影裡的沙漠。因為成年大風，所以房子建築不是水泥就是石頭，絕沒有木造的房屋。

大榕樹，這棵經過多少滄桑的古樹，從一個神廟前直延到海灘上

，陪着它大家攝了影，轉頭來到靜裡的普德寺中用午飯，在那兒老婆婆特別多，師父教她們拜佛和念佛的方法。

三點多回到澎湖救濟院，眼看到這群可憐的孤兒，更感到佛法對於人們的需要，他們若能接受佛法的信仰，在那寂寞的心靈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樂，將來也才有美滿的歸宿，看他們聽完紙戲後，好像得到無限的安慰。

七點半的聚餐，算是接風又算送行。座談會上，經老法師的講解大藏經的意義，據說又多預約了五部大藏經。

十月八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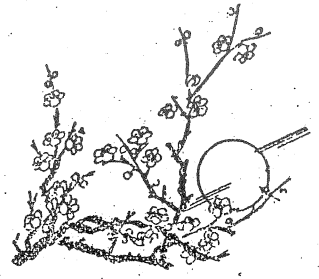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的風似乎特別大，一羣人在飛機場上，被風吹得站都站不住，我們擔心着颱風而飛機不能起飛，在這風沙滿天的澎湖，實有一刻也不能多待的感覺。

飛機着陸，一個個順序地上機，我又是一次擔心，但願菩薩的庇佑能讓我們完成這最艱危的旅程。

十點卅分飛機到達臺南，展在眼前又是另一世界，風和日暖，再也沒有強烈的風沙。澎湖和臺灣，正等於一個是婆婆，一個極樂。

等坐航空公司的交通車裏，每人的臉上流露着安祥的微笑，大家的心裡定是同一念頭：我們終於完成海、陸、空佈教的旅程，達成久已嚮往澎湖之行的願望。

在樂隊，鞭炮，喧雜的湛然精舍前，發覺我的皮箱與人携錯，趕緊到民航隊想掉回，佛菩薩的庇佑



鳳山蓮社中秋晚會始末記

陳德麟

每當夕陽西下，晚景隴隴的時候，我總是向鳳山郊

外徐步踟躕，藉欣賞這大自然的黃昏美景，以調劑白天八小時案牘勞形的身心。又時常往三民路佛教蓮社參加暮時課誦，以求取真正解脫人生苦惱的途徑。大概是古曆七月廿七日吧！我照例的到達蓮社，這天煮雲法師爲了主持二十九日的地藏法會，也從臺北在百忙中趕了回來，當晚課完畢後，信衆中幾位年輕的女孩子，突然宣佈一個意外的消息，說是本晚試演話劇和舞蹈，希望大家參觀指正，我聽後頗爲奇異，心想她們排演這些遊藝節目做什麼呢？爲了揭開這個謎，我向她們其中的一位張玉花小姐探詢，據說他們排演這些節目的動機，是因煮師在上次環島弘法歸來後，偶然對她們稱讚宜蘭和澎湖的佛教歌詠隊，是如何的好，經常在外表演，並說宜蘭還有佛化話劇隊，也很受人歡迎，語意中似歎惜鳳山沒有這樣的人才，這在煮師或屬無心之言，可是聽在愛好心切的她們的耳朵裏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認爲是有意對她們講的，所以她們決心組織

一個話劇隊，一個兒童舞踏隊，並加強原有歌詠隊的陣容，準備先在中秋節舉行一次同樂晚會，爾後如屬可能的話，不僅接受外間的邀請，並擬往各地表演，以宏揚佛法，是晚的試演爲中秋晚會中節目的一部份，但她們因恐籌劃不成，遭人訕笑，所以一切均是諱莫如深，不要說我局外人聽了要感意外，即煮師及蓮社的其他信徒，也事先毫無所聞哩！我對她們的決心和抱負，深深的感到欽佩，惟當我再探詢她們的所謂話劇，既沒有劇本，也沒有人指導，完全是她們自己編排的，不禁又懷疑起來，因爲話劇是一項不易搞好的藝術呀！憑她們幾個毫無演劇經驗的年輕女孩子自編自導，居然能登台演出，這真是奇蹟，所以我就懷着這種好奇的心理，看她們預演下去。

開始是舞蹈，因不是我所愛好的節目，所以就輕易的放過去了，至話劇登場，才凝神以觀，這是一齣五幕兩景的悲喜劇，劇名是「重見光明」，由張彩霞張玉花兩小姐共同編排的，劇情如下：

民國三十八年冬，當廈門被瘋狂的共匪佔了後，人民的生活，只有恐怖和饑餓，生命也無時無刻不在屠殺、清算、鬭爭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慘刑中抖顫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無論男女老小，貧富貴賤

，均紛紛逃出鐵幕，投向反共抗俄的基地——臺灣，本劇的主角，張玉梅張玉蘭姊妹，原是廈門××村人爲了嚮往自由，不甘共匪奴役，也設法脫離魔掌，逃到臺灣了，她們沒有親友，就暫時在某地租了一間房子住下，不久，玉蘭在一家公司中找到了一個職員工作，以她的收入，來維持她姐妹的生活，可是玉

梅因懷念家鄉和陷在匪區中的父母，終日以淚洗面，這樣幾年過去，竟因流淚過多而双目失明了，真是禍不單行，這時玉蘭也因公司倒閉而告失業，隨着她們的生活也逐漸陷入窘境，全憑典質度日，接連來的威脅是房東老太太，她不獨不對這一雙可憐的姐妹寄予同情，並經常以惡言厲語向她們逼取房租，使她倆更加上一層痛苦，幸而她倆天性溫和，且生長於佛化家庭，頗能理解人生真諦，一切都逆來順受，只一心期望着早日反攻大陸，重返家園。爲了慰藉心靈的痛苦，玉蘭常扶着姐姐到附近的一所佛寺燒香禮拜，某次寺中的一位居士贈送他

們一尊觀音聖像，她倆將之供養家中，失明的玉梅更日夜虔誠誦念聖號，而住在隔壁的房東老太太，却認爲有擾她的睡眠，時加干涉，然玉梅的心毫不爲動，始終不斷的誦念，真箇是人有誠心，佛有感應，一日玉蘭站在門口，忽見一位窮苦

，帶着我皮箱的客人正在附近等汽車，說來真可笑，那人連自己的皮箱也不認得，經我一提才好像從五里霧中開了眼似地，你看多粗心。在湛然精舍午飯後，即去法華寺，我們住宿到這雖廣大而顯得古老的寺院中，六十多歲白髮蒼蒼的住持，似乎很感到繼起無人，使寺前寺後，呈顯出一片荒涼。今晚佈教設在赤崁樓旁的康樂臺，佈教不用擔心，來了的總不會中途退席。

十月九日

八點多來到臺南聞名的三大寺之一的竹溪寺，廣大的院裏住着近百的僧衆，又有一新建的寶塔，攀登最頂可望到臺南市全景。大悲樓裡供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及十八羅漢的像，那裡還有佛教講習會，可惜現在已經停辦了。

十多輛三輪車揮了團旗，浩浩蕩蕩地出發，我們又遊覽古城的很多名勝古跡。

鄭成功廟，孔子廟，忠烈祠，這些聖賢的功臣，在這裡受人的恭拜，讚美而流芳萬古。

古舊的赤崁樓裏，陳列着許多的古品，清時的大炮，古時女人的弓鞋，戰炮，字版，鳳冠龍袍，我們看了像回到古代做人一樣。

我們遊罷赤崁樓，又去參觀開元寺，開元寺房屋之多多稱是個叢林，天王殿，三寶殿，禪堂，客堂，樣樣俱全，可惜沒有中興的人才，衰頹了真令人感嘆不置。

晚上仍然在康樂臺佈教，師父說：明天去岡山，第一段弘法行程到此結束，以後是第二段行程。
(未完)